

第三十章 靖王發話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範閑四處看了看，發現左右無人，所以幹脆找了塊石頭坐了下來，接過老花農遞過來的水壺，也不嫌棄，喝了幾口，隨意與他聊些種花種草的事情。他對這方麵基本上一無所知，所以聽著花農眉飛色舞的講解，有些新鮮，但聽多了，也有些厭煩，本想離開，但想到那個更加厭煩的詩會，還是罷了，歎了口氣。

聽見這公子哥歎氣，花農好奇問道：“公子怎麼不高興？”

“王府詩會，很無聊的。”範閑向他眨了眨眼睛，心想對方不過是個仆役，一定不會對詩會感興趣。

果然，花農很鄭重其事地點點頭：“吟詩作對，都是閑人才做的事情，又不能換碗飯吃，真是些蠢豬。”

範閑一怔，心想這豈不是把自己也罵進去了？旋即心頭一動，哈哈大笑道：“確實是蠢豬”他終於想明白了某些事情，吟詩之事就此揮手不提

詩會散後，各人各自回家或翹家，至於後來發生了什麼，要到第二天才傳遍了整個京都。

當天晚上，靖王府日常家宴，世子本準備去醉仙居風流風流，結果被老管家請了回來，有些不自在地坐在飯桌上，和妹妹一起等著父王訓話。

靖王爺坐在桌頭，竟赫然便是下午範閑在苗圃中聊了半天的老花農。他看著下方一向自命風流的兒子，不知從哪裏來的怒氣，罵道：“你這蠢豬！天天就隻會去那些地方！”

世子李弘成知道蠢豬二字是父王的口頭禪，也不如何生氣，苦笑應道：“父親今日又因何發怒？”

靖王爺哼了一聲，沒有繼續發作，問道：“今天你又開那個什麼詩會了？”

李弘成一怔，苦笑應了聲是，他知道父親不喜歡這些文人的事情，但是自己要為二皇子拉攏京中文人，這些事情總是需要做的。出乎他的意料，靖王並沒有生氣，反而感興趣問道：“今天來詩會的有個小子，穿著一身淡栗色的單衣，那是誰家的小子？”

李弘成心想今天來的人雜，自己哪記得住這麼多。

靖王皺了皺眉，似乎在想那人的特征，憋了半天之後說道：“那小子長的很漂亮，像個娘們兒似的。”

李弘成噗哧一笑，知道父親說的是誰，趕緊回答道：“您說的，一定就是範府的那一位。”

靖王眉毛一挑，竟是露出了幾絲凶戾之氣，暴喝道：“什麼？你說他是範建在澹州的那個兒子？我幹他娘的，就範建那模樣，也敢生這麼漂亮的兒子！”

柔嘉郡主在一旁聽著父王暴粗口，臉都羞的紅了，不過她也很感興趣，若若姐一直奉若師長的那個男子，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。李弘成有些惱火地看了父親一眼，心想幸虧沒有下人在旁邊，不過轉念一想，下人們應該早就習慣了靖王那張嘴，趕緊問道：“父親大人問那少年做什麼？”

“做什麼？”靖王哼了兩聲，他下午撞見不知自己身份的範閑後，便覺得對方有些麵善，卻總是想不起來，又因為範閑討厭詩會，卻能聽他說了半天自己最得意的詩藝之道，所以有些喜歡那小子。但他卻沒料到，那個漂亮小子，竟然是範建的兒子，心頭一陣火起，繼續教訓道：“你要學學那個...他叫什麼名字？”

“範閑。”

“學學那個範閑，別看他出身不正，但是眼光還是很好的。”靖王歎了一聲，看著自己的兒子，教訓道：“範閑這人，能和一個花農說半天話，你卻太過於自重身份，要知道自矜這種品性，實在是很不適合你現在做的那些事情。”

世子李弘成知道自己與二皇子交好的事情，當然瞞不過表麵忠厚暴躁，實則精明無比的父親，趕緊應了聲是。吃完飯後，世子正準備回書房讀書，以便讓父王心中高興些，哪料到靖王沉吟半晌卻說道：“你剛才不是準備去醉仙居

嗎？”

醉仙居不是酒樓，而是青樓，一字之差，卻是天壤之別，世子心裏一緊，趕緊連道不敢。靖王爺盯著他的雙眼，罵道：“男子漢大丈夫，想去就去，別這麼毫無擔當。”說完這話，便喊人把他踢了出去。

李弘成直到坐在醉仙居的雅座裏，抱著京都最紅的清倖人袁夢姑娘，仍然有些寒冷地想著，為什麼父王今天會忽然變了性。

深夜的靖王府中，靖王爺一邊喝著酒，一邊痛罵道：“***犯賤，當年最喜歡泡妓院，居然還生出這麼個漂亮種來，老子也讓兒子去泡去，將來也抱個漂亮孫子。”

—

靖王逼子**的家事暫且不提，先說範閑待詩會散後，早早地鑽進了轎子，與藤子京和幾個護衛會在一處。詩會散後，眾人對範家子弟那首詩是議論紛紛，見到範府轎子，有些士子便上來與他告別，範閑趕緊下來，一一微笑送走，又吩咐那幾名護衛將若若送回府去。

範若若上轎之前，向他點了點頭。範閑知道那件事情已經安排妥當了，精神一振，便開始安排晚上的事情。

“郭保坤肯定是住在尚書府上，每隔大約三天要入宮一次，名為編纂，實際上就是太子伴讀。”

範閑皺眉道：“太子今年多大了，還要伴讀？”

“太子是皇後親生，在皇子中排行第三，今年已經十八歲了。”

範閑好笑道：“十八歲的大人，還要伴讀做什麼。”

藤子京苦笑道：“隻是貪玩而已，所以找些人名目張膽地陪著玩。”

“難道皇帝也不管？”

“這...小人就不清楚了。”

從前些天酒樓上的事情發生之後，範閑就擔心那位郭保坤會咽不下心中悶氣，會有些什麼下作手段，所以吩咐藤子京打探了一下，也摸清楚了郭保坤常去的幾個地方和回家的路線。

今天詩會之上，那姓郭的小匹夫言語帶刺，範閑就算性情再好，也隻能保持表麵微笑，內心深處仍然是十分惱火。隻是他此時才想明白，原來自己讓藤子京去打探那些事情，竟是潛意識裏早就做好了欺負郭小匹夫的準備，而不是擔心被郭小匹夫欺負。

（關於上章的詩，其實真是範閑或者我慫急了，所以隨便拋的最熟一首，而且要說拋詩打人，要打的實在，打的整個慶國人都無話可說，算來算去，這首號稱古今七言律第一的杜詩，是最不容易挑出毛病來，最容易立名。至於與範閑經歷不合，前章其實借世子口已經點了，後麵因這詩又會惹出一些事情來，希望能自然些。自認為這書的情節推動還算快，不知道大家以為如何，今天隻有兩章，因為後天就要上架，但是自己沒什麼存稿，還指著拚拚新票榜，所以有些頭痛，請大家多體諒。）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